目摇摇录

回家 :旅行的理念 (序) …… 员

一、在瑶山深处 …… 员

二、龙脊风物 …… 源源

三、程阳风雨 …… 愿缘

四、烟云苗岭 …… 员源

五、湘西的凤凰 …… 员源

六、过客丽江 …… 员聚聚

七、寻梦泸沽湖 …… 员愿

追随自由 (代后记) …… 圆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回家 旅行的理念 (序)

许多人幻想着,有一台时空转换的机器可以把我们送到过去或未来。但是,在这种梦想变成现实之前,我们并非毫无作为,我们能凭借另一种更为现实的途径来到达自己的目的地,那就是旅行。因为旅行显示出空间转移及时间的跳跃式的突进或后退,就犹如一条时空隧道。

就我个人而言,由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困惑与畏惧,我所渴望的是那曾经有过而且应该继续存在的安全与温馨——回家。

我常常为自己天性中的种种矛盾所困扰。一方面,我天生缺乏对事物的好奇心和敏感性,它使我的身心陷于一种懒惰的状态中,另一方面,我血液中又充满了对无拘无束浪迹天涯的倾心迷醉;一方面,我退缩型的性格经常使我意志脆弱,悲观而又多愁善感,另一方面,我又无时不被狼的坚韧、鹰的雄健甚至绿林侠客的粗野奔放所征服。这使我对自己不知所措。

我不喜欢旅游,我甚至憎恶那种酒足饭饱之后的游山玩水。我常常把苏州和杭州的景点混为一谈而引人嘲笑;我曾三次去桂林,两次乘船游江却不知"桂林山水甲天下"意指何物。因为在所有的旅游点,除了那些如赶庙会一样的人潮外我一无所见。但我却饱汉不知饿汉饥地不断幻想我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浪迹于荒原密林和古老的山寨,那些不被世人"挂念"的自然与人将会给我无穷的安慰和喜悦。

世界之大,一个人倾其毕生无缘识其一二。我们常常满足

于到了、看了、听了，但是，到了并不表示进入，看了、听了也不意味着看到了或听到了，因为进入、看到和听到不仅是感官的事，它们需要心灵的投入。

一个人可以走遍千山万水，可以走到天涯海角，却永远走不出自己，走不出命运给你设置的那道低矮、稀疏的篱笆，它总在适当或不适当的时候提醒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提醒你，你的存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是人生的惟一真实。我的困境在于，我总企图去了解一些我力所不及的人与事物，理解那些我无法进入的存在方式。我从而幸福地避免了面对自我真实时的那种痛苦。我知道这是一种逃避，在思想与生活之间，我更恐惧前者。思想使人失去那生存中的单调，而单调，是欢乐之源。然而我知道，我的灵魂不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灵魂可以在思想中找到欢乐，而我的灵魂却是一个不安分的精灵，它固执地相信，在某时、某地、某些人与事物之中，它与之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我能怎么办？

在现代物质文明之外，在草原、山寨和田野，生活依然透出自然的芬芳，我看到那恬淡、温馨的炊烟飘向空中 在化学污染、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噪音污染之外，在这世界的某些地方依然保存着一块块湛蓝的天，一池池碧绿的水，我听到百灵的歌声从朵朵白云上飘来。那里并不是仙境，却有着真实的生活，有着生活中真正的欢乐。

科学与技术的落后、物质与金钱的缺乏，使某些地区、某些民族有可能保存了更加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我不知道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遗憾呢还是幸运。实际上我不是说科学和技术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说物质的丰富是没有必要的，关键是它们以何种方式进入生活，如何去影响社会和人。如果一个社会追求科学和物质是为了恃强凌弱，是为了扩张以及为了

无限地占有财富和无节制地享乐,科学与物质便成了埋葬我们的坟墓。而一个民族对科学与物质的向往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追求智慧的完善和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追求便会使我们坚强和完美,就会带来幸福。如果我们找到科学、物质与人的精神和情感协调一致的途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获得了使科学、物质与我们灵魂中的诸神对话的可能,我们的生存就不会演变为异类,我们就将自己的生命定位在自由之中了。然而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这个乌托邦根本不会实现,因为科学、物质、金钱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欲是无比强大的,它咄咄逼人,毫无妥协之意,它是冷酷无情的。实际上我正不断看到,在那崇山峻岭之中,在森林与河谷之中孕育、繁衍的生活与文化正在被强大的现代社会所侵蚀,正在被"文明人"购买与出售。由于封闭才得以幸存至今的这种生活和文化,是人类的伟大财富,而这一无价的精神财富正在被商品化,正在被标价而贾。正如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许多先例一样,它的消亡已是必然。这些数千年的文化与生活,这些民居、歌舞、服饰,他们的神话与感情将在一夜之间变成商人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没有人能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年中,有一些甚至羞于谈论自己的民族,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是落后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他们不愿穿自己民族的服装,他们不愿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他们不懂也不愿谈论自己民族那些"落后"的传统习俗。有一些青年受雇到城市去表演自己民族的歌舞,但他们的脆弱使他们不可能担负起传播文化、完善自我的重任。他们所做的仅仅是一种自己挣钱并帮助别人挣钱的手段而已,几年之后他自身便"现代化"了。这是一种趋势和必然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便消失了。公平地说,我没有理由过多地对那被繁华的外部世界所诱惑的年轻人说三道四,他们有追求

更多财富和更多享受的权利，但这个社会是否能帮助他们在这一追求过程中较少地失去一点个性呢？

我也不知道随旅游潮涌向草原和山寨的人流中，除了猎奇好玩之外，有几个人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去体验、运用了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生活和文化。他们除了带去了自己的傲慢和优越感，以及要在这种优越感中花去的金钱之外，他们还带去了什么？理解与爱吗？我更无法猜知，这些生活在被称之为“山野的妙龄女郎”的文化中的人们，当他们面对现代文明迫近的强大压力，面对身外世界的诱惑，当他们从游客手中接过钞票，面对这些来自不敬鬼神、不信轮回的繁华世界的游客时，在回望他们身后那脆弱的木屋、草棚和帐房的一瞬间，他们感到了什么，他们想到了什么？

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哀与失望，甚至一种被嘲弄了的愤愤之情。然而我知道，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我在抱怨永远只能看到过去的真相的一些影子时，我可能对目前正在成形的真实无感无觉，因为我还没有达到有可能看见目前的真相发展的地步。几百年后，就在目前这个地方，会有另外一个旅行者，其绝望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会对那些我应该可以看见但却没有能看见的现象的消失而深深地哀悼。”

在旅途的风雨炎凉和身心的悲苦之中，我热切地渴望着那一片故乡的土地。在山岭和原野，我的父兄姊妹们在劳动与收获。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后的家园守护者，他们在期待着我的归来。在他们脚下，那片用他们全部的爱呵护着的泥土，就是我梦中的神殿。

在我看到的这片蓝天中，尽管乌云从四周袭来，阳光却依然灿烂。那些勤劳而朴实的人们守护着这片由祖先们开垦的土地，他们既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也不抛弃自己的传统，他们凭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一种同自然亲近的直觉而深深悟得生活的艺术。他们许多人的生活说不上富有，但也不为衣食而犯愁。甚至一些人是贫困的，同都市的暴发户相比他们几乎是一贫如洗，他们在努力摆脱这种状况，这也是我衷心的期盼。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如果有什么使他们痛苦或欢笑，那肯定来自于他们内心，来自于他们深厚的感情深处。

这里的人们虔信宗教，敬畏神灵。他们从不争斗，也不为别人的富足而愤愤不平。他们也许会羡慕外面的世界，会想像自己拥有那丰富的物质、现代化的设施和享乐，但他们绝不会让这些搅乱自己现实的生活。从接触中我感到，他们诚恳、善良而友好，他们安详平等地对待来自都市的人甚至来自国外的人，他们既不嫉恨和蔑视别人，也不觉得比任何人低下一等。他们知足，但并不放弃追求幸福，他们自尊自爱却不缺乏谦逊。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的沉静而不是喧哗。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在劳作与平静中显示出生命的欢乐与光彩，他们是充实的。

夕阳下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不再是一幅萧瑟苍凉的暮秋行旅图，而已成为人们梦寐难得的一种精神追求。当代人失去的是与自然和文化的精神沟通。繁华的都市正在变成文化和感情的荒漠。在喧嚣的车流人海中，他们却像浪迹天涯一般，那样无依无靠。

如果你仍是一个思乡的游子，那么请应我之邀：让我们一起回家吧！

从桂林沿乡间公路向西北行，当路面明显抬升，道路崎岖曲折地伸入重重叠叠的群山之后，就进入了龙胜县境内。

龙胜县位于桂北，最北端同湘东南相连，全县大部分处于五岭之一的越城岭山脉南麓。从行政区划图中看出，境内所标志的乡镇明显稀少，可见这里由于山大林深，人口相对较少。然而

沿途山岭上茂密的森林，众多的植物种类和大大小小的溪流，又说明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绝对适宜人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当然肯定也是其他的物种繁衍的理想环境。

龙胜全称为龙胜各族自治县，是华南第一个民族自治县，成立于 [illegible]年。全境[illegible]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山，百姓概括它为“九山半水半分田，半分水面加林园”。一座座山拔地而起，连绵相接，如果按照山体的表面积计算，恐怕要大出平面积的许多倍，这使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存空间极大地拓展了。这个县的名称很有意思，据说就曾有人认真而纳闷地询问，为什么在少数民族一览表中查不到“各族”一名。龙胜世居的主要民族有侗、瑶、苗、壮、汉五个，人口分别从 源万多人到 圆万多人不等，而哪个民族都难以达到法定的比例成为主体的自治民族，为体现平等，于是便有了这个“各族”的称谓。龙胜各族呈大杂居、小集中的格局，每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但又有众多不可分割的联系，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因此历史上就有联合抗暴的传统。从平等、和平、平安、公平等等这样的地名就能看出这一点。

我于中秋时节在龙胜停留了十天，其中在一个偏远山腰上的瑶寨客居五天，在美名远扬的壮家龙脊梯田住了三天，还有两天我乘上乡村客车随意而行，观赏沿途山水风物。

乡村客车很便宜，一元钱大约可乘十公里，花三四元钱就可以到三四十公里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沿途山色明暗，层林浸染，田野一派秋意，稻香袭人。狭长的谷地、平坦的田垌、蜿蜒的梯田、青油油的菜地、枝头沉甸甸的果林，无不透出无穷的诗情和画意。壮乡苗寨的木楼古朴无华，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而许多细微之处各具微妙，侗家风雨桥则一目了然。山坡上走过光秃秃的水牛，河水中漂荡着洁白的鹅鸭，身着民族服装的

妇女不断出现在山寨、桥头、道弯、田间,浓浓的异乡情调和生活气息情趣无限,令人感到愉快和亲切。

南宁一位曾在桂北扶贫的朋友说,许多人游过桂林,但很少有人想到去桂北,虽然这不能说是白去了一趟桂林,至少它是不完整的。当我离开龙胜之后,起码我个人这样认为 如果走过桂北错过了桂林,那已算不上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

一、在瑶山深处

与山共处

费孝通先生曾有一句十分概括的话，极为形象简明地道出了龙胜各族的生存环境，叫做“无山不瑶、无林不苗、无垌不侗”。因此，说到瑶族，便绝对不能与山分开。

我说的瑶山不是地理的名称，而是指坐落着瑶族山寨、有瑶族人世代生息繁衍的山岭。在桂北的崇山峻岭中，我来到的这座山不能算是一座大山，它的海拔大概不会超过一千米，它的四周都被看上去更为高大的山岭所围绕，属于泗水乡周家村的岩州寨子就位于这座山的中下部。在这山的左右还有几个规模都不算大的瑶族山寨依次相望。

山下的桑江是龙胜境内的干流，有无数山间沟溪和小河汇入其中。桑江在这里水量还不算太大，但十分清澈，时值中秋，仍有一群孩子赤条条地在里面游泳嬉戏。桑江跑出群山之后便汇入柳江，又从柳江进入珠江，最后由珠江头也不回地扑进大海。如此说来这远在千里之外的山岭与海洋息息相通，一点也不算闭塞，可惜人不是鱼，可以自由地逆流或顺流而行，于是便有一条山间公路傍河而去。

离开公路，循着流水不疲倦的召唤，就找到了一条由大大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小的石块或石板铺成的山道。山道左拐右转一阶阶向上而去，当到达一座很有特色的旧木桥时，视角豁然开朗，眼前这座山的轮廓就清晰可见了。

这座山同这一带所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山岭相似，它的大部分山坡较为平缓，适合开垦土地，营造梯田。山寨居于田地的中后方，上方和左右山体陡峭，生长着茂盛的森林，水源充足。这个山坡的显著特征是整体上大致呈一个桃形，上宽下窄。山顶两侧与左右的山坡之间各形成一道峡谷缓缓而下，峡谷中巨石遍布，水流清澈湍急，接近山脚时，左右两股溪流牵着各自的峡谷欢聚一起，一时水量大增。在两水会合处，便有这座小桥跨越两端，托送行人上山，流水则高声欢呼着，绕过一块块巨石奔桑江而去。

小桥无疑是这山坡上的第一道风景。这是一座杉木结构的瓦顶桥。桥长不足十米，宽大约两米，主体骨架由成材的杉木构成，桥面铺以长长的木板，两侧分别有横的护栏，护栏下架有宽厚的木板供人休息。桥面两侧还由数根木柱支撑起桥顶，桥顶起脊，左右的斜面均伸出桥面之外，上面覆以灰瓦，就像一座没有墙壁的小木屋。桥基两端稳坐于石岩之上，桥底中部由两块相叠的巨石支撑着整个桥身，看上去十分稳固。这座桥绝难以与华贵壮观的侗族风雨桥相提并论，但它仍有自己的特点。小木桥简洁朴实，没有任何彩绘和雕饰，与四周山野田园的景色十分融洽。整座桥的结构相连处亦全部自然扣合，不见一钉一铆，宽宽的桥顶能让行人或田间劳动的人遮雨蔽日或稍作休闲。倚栏而坐，看看山色，听听水声，不失为充满野趣的一种享受。这座桥修建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从桥面仰望，正梁上“民国十二年建造”的字样清晰在目，桥头的野草树丛中半隐半现地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修桥捐资的人名，落款时间为“民国十三年”。

木桥年久失修，显得很破旧，桥顶坡面的檐角也烂了一块。有趣的是，桥的横梁竖栋和立柱上到处写满了字，有用土块写的、毛笔写的和粉笔写的，几乎全是情歌。这些词句有的优雅含蓄，有的则粗野露骨。这些字歪歪扭扭，虽然有些煞风景，但山野情调也可见一斑。说不定这小桥还真是山上山下的情人们重要的幽会之地呢。

由小桥继续向上，石阶宽窄、高低错落无序，随地势田畴自然处置，行走起来既不觉得单调乏味又有助于缓解疲劳，这段弯弯曲曲的山道穿过一层层梯田很快就伸进了山寨。

从山寨向下望，一道道梯田以极其优美的曲线连成一片，山寨以上便是被高大的乔木和稠密的灌木所覆盖的陡峭的山岭了。山寨把这山分作了两部分：下面是人类的生存之地，而山上的那些物种则是这山岭最初的主人。虽然山林已大多数被划分归每户所有，但它仍有理由作为一种纯自然的存在而被关注。

山上的植物种类繁多，有乔木、灌木、攀援类和各种草本植物，对植物学一窍不通的我粗略一看也能辨出不下百种。较多而常见的有杉树、针叶松、枫树、桂树、竹子和柔韧细长的藤类，还有人们有意发展的油桐树、油茶树、柚树、柑橘等等，山林中还生长有杜仲、天麻以及香菇、木耳这些珍贵的药用植物和菌类，许多植物连当地人也叫不出名字。山寨的老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五六十年代以前，这一带山上除梯田外，几乎全被高大的林木覆盖，特别是那些挺拔粗壮的杉松，但现在山上以灌木为多了。还有许多野生动物，如土羊、野猪、旱鸡、蛇、黄鼠狼、野兔、田鼠（当然什么地方、任何时候也少不了它们）等等。我问老人："听说这山上有锦鸡是吗"？"锦鸡？尾巴很漂亮的那种？""正是。"我很兴奋。"现在没啦，以前有。"老人淡淡地说，"现在

像土羊、野猪这样的动物也很少见，只有到深山里才有。”

物种的不断消失与人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山寨的人们也明白。他们说，以前人们也捕杀动物，可总还会不断出现，这些年人们把林子都砍掉了，动物没了藏身的地方，也就见不着啦。我同寨子里的几个小伙子到山上去玩，意外地在灌木丛边发现了一条大蛇，我们只看到了它的后半截，足有一个三岁孩子胖乎乎的手臂那么粗，随着草木枝叶的一阵响动，蛇很快隐没了，草丛间留下一道车辙似的印痕。小伙子们一阵激动，纷纷拿树枝拍打树丛，企图找到它。我问抓它干什么。一个小伙子似乎对我这问题非常惊讶：“吃呀！”“非常好吃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蛇！”他又兴奋地补充说。我了解到，这山上几乎没有什么毒蛇，对人畜也没有什么危害。于是我说，你们不应该再抓蛇吃了，要保护他们。另一个孩子不解地问：“留它们有什么用？”我知道，用生态平衡或生物多样性这类道理来解释，对他们来说是太抽象了。我便反问道：“这里有没有发生过鼠把田基打穿，使梯田漏水甚至冲毁的情况？”他们说：“经常有。”“蛇就是专门吃老鼠的，一条蛇能保护很多梯田和粮食，比吃掉它划算得多。”我说。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肯定明白了，但我不敢肯定的是，他们今后是否能经得住那“很好吃”的诱惑，至少这次他们停止了搜捕行动。

走过这面山坡上最高的几级梯田和一片经济林带，山突然变得非常陡峭，石板道也在此消失。山上就是天然林，但它们显得很稀疏，再继续往上才渐渐稠密起来。我循着一阵很大的流水声走过去，看到一幅意想不到的景象。

一条峡谷从山下缓缓延伸上来，在这里突然遇到了阻挡，眼前是一面近于直立的光滑石崖，崖高二十多米，一股清澄的水顺着崖壁流泻下来，形成一道瀑布，冲击在谷底的一块巨石上。这

股并不算大的流水的力量使我惊讶，并油然升起一种敬意，它竟在坚硬的青石壁上磨出一道非常深的沟槽，沟槽的大小几乎可以容下一个孩子的身体，贯穿上下，流水仍继续在勤奋地工作。我猜想这至少也要有千年之功，那流经石崖的第一滴水绝难想像今天有如此辉煌的成就。有人告诉我，这股水流来自山上的一大片森林，每当下过大雨之后，飞瀑就会有几米宽，那轰响在山寨里都能听见。我可以想见那是多么壮观的情景。我走到小瀑布的下面，清凉的水花溅在我身上，空气中含着令人舒适的凉爽和湿润，流水中不含一丝杂质，捧几口喝感到非常的甘甜。

在这地球上，人类活动影响所及，已遍布每一个角落。人类活动一方面创造并存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它们使这世界更加具有丰富性和生动性，增添了自然的色彩；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也给这世界的自然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留下了无法挽回的缺憾。这两个方面即使在大山之中也不例外。所幸的是，以自然经济形态适应环境而生存的山区居民，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小于工业社会。祖祖辈辈以来，他们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并不企图翻天覆地，因为那会失去他们的生存之本，他们总是努力地维护着自己同山水、动植物之间的平衡关系。我看到，即使在这留有诸多遗憾的山岭上，这种和谐的关系以及由这和谐而带来的许多美丽事物是令人愉快的，令人欣慰的。

这山依然保存着它的本色 春天五彩缤纷，夏季烟云缭绕下到处葱郁苍翠，秋天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芬芳，冬季沉静淡远令万物安逸。山上有许多长青植物，它们使山野终年充满着生命的活力，而那些落叶植物却又在霜叶染霞和嫩芽吐绿的变幻之中显示着山野大地的浪漫激情和浓浓诗意。水使这山充满了灵

气，山间溪流纵横，轻盈欢畅，无论雨季还是旱天，它们或大或小，但从未有过间断或停歇，它们如山中抚琴的智者，一会儿热情澎湃、高亢激越，一会儿又心绪悠悠充满、遥远沉思。水是万物的生命之本，它们流出森林和岩石，穿越山寨，走遍梯田，漫过石径，然后总还会有一些在峡谷汇集起来，带着它们天性中的自由精神，奔向江河与大海。成群的野生动物隐遁到深山中去了，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怀念和自责。在暮秋的清晨或初春的傍晚会有一两只飞禽走兽出现在山坡上、树林里，说明它们并没有忘记这儿的家园。这给山野增加了欢乐，也给人们的情感带来些微的安慰。梯田、小桥、豆角、山寨、少女的红衣和歌声已成为山野的另一种自然，它们因谦卑地愉悦着山神造化而得到承认和护佑，成为山的一部分。

瑶山是一支美丽的歌，是红瑶女人那多彩的百褶裙。也许当初的人们只是迫于无奈才被逼上山来寻找生路，但最终他们发现，山与人类不同，山不歧视他们，山不遗弃他们，山给他们以容身之地，给他们泉水、食物和住所。因此当他们面对这山野丛林时，那悲伤的心便得到了抚慰。他们靠山吃山，也敬山爱山，这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瑶山宽厚的胸怀蕴含着万千风物。也许从社会的或经济的角度看，这山，这山上的一切是属于这里的人们的，但我深信，在人们最圣洁的情感中，在人们对生存的感悟中，他们知道，自己属于这山。

瑶家吊脚楼

岩州寨子呈梯阶状地坐落在一道布满岩石的山梁上，也许这就是“岩州”一名的起由。全寨 [illegible] 户人家，[illegible] 多口人，全部

是红瑶，瑶族的一个分支，他们因女人们那朝霞一般红艳的上衣而得名。

这里距县城约 [illegible] 公里，本来我自己是找不到这么偏僻的山寨里来的。在县城，我认识了县委一位姓吴的小伙子，我告诉他我意不在旅游观光，而是想找一个纯粹的山寨过几天山寨生活，于是他介绍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是他妻子的家乡。他是苗族，他妻子是瑶族。

我在这瑶寨的房东是一对年轻的夫妻，[illegible] 岁左右，女子叫王世琴，她的丈夫叫刘召达。我所以把女主人放在前面，是因为这实际是她的家，丈夫是招上门的女婿。王世琴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平时在山下跟在外公外婆身边上学，所以家里只有夫妻二人，住房很宽敞，生活也方便。

在桂北这一带，瑶、苗、壮、侗等民族的民居，乍看起来大同小异，都是干栏型住房，两三层木楼，依山而建，房顶以青灰瓦覆盖，底层养畜，二层是生活居住等等，然而一旦你走进山寨、走进农家，就会发现它们有各自鲜明的特点。

瑶家木楼的特点是半边楼或吊脚楼，一般分为三层，实际是两层半，它是适应山地斜坡建筑而成。楼基分为上下两级，上部以平整的山体地面为基，下半部悬空，以粗大耐腐的杉松木为立柱支撑而起，这样底层就只有一半的使用面积。二层的前半部楼板与后半部的地面连成一体，所以整座木楼从山坡下往上看是三层，从上往下看则只有两层。房屋的使用基本一致：底层围圈起来之后养猪、牛等家畜，二层是主要生活区，有正堂、厨房、住房和存放物品之处等，三层一般是存放物品和居住。

房屋内的布局各有所不同，有五开间或七开间的，中间均无例外地作正堂，两侧是厨房和住房等。从二层一端的屋门进来后，是一个纵向贯通的长廊，有的是封闭的，有的则完全对外开

放，靠里侧才是一间间再次封闭的房间，就像一个大房子里面套着若干个小房间。正堂是开放的，与通道连成一体，这里是会客之地。住房较小，但活动区很大。

我的房东王世琴家这座木楼是全封闭的，房屋长 [illegible]米，宽 [illegible]米，五开间，全部是以杉松木为原料的木质结构。建起这座木楼需 [illegible]多立方米木材，一座木楼几乎就是一个木材库，所以山寨的人们防火意识极强。房子的每一间面积并不均等，正堂最大，厨房次之，住房较小。正堂中后方有一个八边形的天井，贯通第三层，正面最上方有大字书写的“天地国亲师位”牌位，两侧一副对联：“敬宗师曰勤曰俭，训子孙惟读惟耕。”对联的下面设一供案，置有香炉，供案下方是“福德土地正神之位”，对联说：“土能生万物，地内有黄金。”这显然是房内最神圣的地方，不过现在钟表、镜框、照片等也挂在两侧。厨房是另一个重要之地，因为火塘在这里。火塘十分简单，在地上造出一个脸盆大的窝，上面置一个圆形的三脚铁架，就在这里做饭，天冷时一家人就坐在火塘边吃饭。按传统，火塘里的火是终年不熄的，因为它是生活和生存繁衍的象征。厨房里还有一个小门通向屋外，那里搭着一个简易的棚子，这是舂米的地方，有一个脚踩的大木杵和埋入地下的石臼。现在有了机器打米，这古老的碓就只好经常闲着，只有在打糯米糕时才听到那嘭嘭的响声，而那有节奏的声音曾是山寨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在黎明的时分，它与雄鸡的啼唱汇成一支山乡的晨曲。房屋内的门窗、柱头、柜橱等处都有工艺雕刻，有花鸟、鱼兽和各种吉祥图案，工艺十分精细，有彩色但许多已经脱退了。主人家说这木楼是十几年前重新翻建的，但大多都是旧原料，包括楼板和这些木雕。可见山寨人十分注意保持传统的延续性，并努力在这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显示自己的志趣、情感和智慧，他们总是努力使生活更具有艺术性。

二层通道的下方就是畜圈，有趣的是，这些楼板中有一些是活动的，打开后正好对着下面的畜舍，这样喂猪时就不需要转到底层去了，主人只需将拌好的食物倒入一个有高高提拌的木食槽中，然后用一个木钩挂着放下去即可，喂牛的草料以及垫栏的干草也这样放下去，特别是在寒冬和阴雨的天气里，这样就显得更为方便。厕所设在二层与房门正对着的另一端，它不属于木楼主体的一部分，而是一个附设的小建筑物，用木板封闭，下面以木桩支撑，污物落入底层一个大木池内。由于木楼内面积很大，第三层大多都不充分利用，一般只封闭出两三个小房间，其余的空间闲置或堆放些不常用的物品。我居住其中一个房间，从二层室内由木楼梯上来。

在山寨，我还看到另一种木楼，它几乎只是一个框架，二、三层只有一两间房子，其余部分都一览无余地空着，但又不像未完工的在建房屋，因为看上去并不崭新并且已经有人居住生活。然而据介绍，它的确是未完成的建筑。有些人家因为缺少资金或目前暂够使用等情况，并不急于一次把木楼完成，而是边住边建，隔几年修一间房，直到完全建成。这种木楼也许开始看上去新旧掺杂有点怪，但有十年左右时间就可以浑然一体，这种以杉松木为主的木楼一般使用百年以上毫无问题。当然，这种建房方式如果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如果是有意而为之，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艺术，把沉重的负担或者任务变成一种轻松有趣的游戏方式。

不难想像，生活在深山丛林中的山地民族，从先民们最初的茅棚草屋到现在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功能齐全的木楼，一定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火与水、风和雨的无数次考验。其中所展示的生活经验及生存智慧是多方面的，所包含的思想意识、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